

東方
Dongfangzhilian
志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建院90周年纪念文选

(1920-20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谨献给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建院90周年

Jinxiang eishanghaishi dongfangyiy
uan(tongjidax uefushudongfangy yuan)jian
yuan 90 zhounian

(1920—2010)

90年几易院名历尽沧桑

- 1920年 浦东医院
- 1933年 浦东同乡会附设医院
- 1941年 市立浦东医院
- 1945年 上海市第三医院
- 1960年 浦东县中心医院
- 1963年 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
- 1993年 上海市东方医院
- 2001年 成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前言

从1920年建院至今的90年之间，东方医院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漫长坎坷历程。由几代东方人前赴后继奋发努力书写的历史，最感人的篇章不只是表现在医疗大楼增加了多少面积，添置了多少医疗设备，攻克了多少疑难杂症，在国际上发表了多少论著等可以量化的系列数据，而应是体现在以医院文化为核心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这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不可量化，不可估价，蕴藏着无限的医学创造力与影响力。为建院90周年编创、出版的散文集《东方之恋》，正是闪烁着我们东方医院90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华丽乐章。

在人们印象中，90岁的老人应该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然而，历史不同于人生。世界在不断发展，历史在不断延伸，人生不可抗拒，大地可以重生。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浦东开发的20年，使耄耋之年的东方医院得以焕发青春的活力。因此，当你打开这本《东方之恋》，所感受到的仿佛是一群二三十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向你诉说激情的岁月，那样浪漫，那样激烈，那样动感，那样炽热。年轻就是一种美丽。读这本书，我不止一次悄悄擦掉眼角的泪花，不止一次唤起我内心的共鸣，因为我和其他作者一样，也参与了东方历史的创造过程。

我们医院在漫长的90年历程中，真正的快速发展是近20年，是因为国运所决定。1920年，几位浦东同乡会的领袖们民间办院的善举，没有得到政府的丝毫支持与帮助。被国民党政府接

管后，也没有什么投入。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医院迁址，有了一个稳定的安身之处，然而，由于国力所限，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发展缓慢。直至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浦东，我们医院才“天翻地覆慨而慷”。《东方之恋》中许多篇章运用细致、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浦东开发建设前后医院的巨变。那时候的医院环境条件，也许难以想象，炎夏季节，8个病人1间病房，没有空调，重病房只能在病床底下放冰块降温，一般病人都到户外树荫下去领受热风偶尔赐予的快意。医院的外部环境也很艰苦，很多医护人员上下班骑自行车，摆渡过江，又费时，又拥挤。很多篇章通过今昔对比的亲身经历，倾吐对祖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热烈赞颂及表达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从一个角度表达医护人员敬业爱岗的精神动力所在。这些作品在讲述医院历史见闻时，都注意对外部环境的描述，这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中，体现出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也因此，他们个人的命运有了广阔的时代大背景，不仅使作品因为澎湃时代的浪潮而激动人心，同时也更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价值，还因此揭示出这样的规律，一个人的追求一旦与祖国的命运相结合，那么他的奋斗就会滋长无穷的力量。所以，发奋建设民族的医学事业，祈福祖国繁荣昌盛，便成了我们东方人自觉的实践与共同的渴望。

我们医院有一支合唱团，名字叫“东方天使合唱团”。我们的东方人都很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它表达了我们共享世界东方民族的无限尊严与自豪及其对“天使”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崇高职责的承诺。为了这个承诺，我们创办了灾难医学、急诊创伤中心，建立了上海市卫生应急救援队；同时突破了旧的医学组织架构，创立了新的医学管理模式，这一切，构成了医院体制的剧烈变革。这个颠覆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医学变革，在《东方之恋》的作者心中引起强烈震荡，他们不仅记录了东方这一历史变革，同时直抒胸臆，讲述了自己为此所作出可歌可



泣的努力。其中，不仅有人舍家全身心交付医院，还有人到中年再去苦读。真难以想象，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去与青年人同坐在一个课堂，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家里的电视机“禁闭”三年。有的人在繁忙的工作与艰苦的学习双重压力之下，病入膏肓，临近死亡边缘。好不容易绝处逢生，身体还未康复，又继续工作，继续攻读。这一切，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在《东方之恋》里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为了患者一个满意的微笑。他们的

要求很低：仅仅是患者的一声“谢谢”，会使他们激动万分；当他们听到患者说“东方医院是好医院，东方的医生是好医生”，会兴奋得就像中了大奖；甚至于他们在公交车上听到乘客在议论东方医院，就像孩子希望听到对母亲的赞语。情真意切，意味深长。以患者之忧而忧，以患者之乐而乐，作为医学天使，还有什么比患者更重要？！这样的一种情怀，是对人类医学事业的忠诚。正是这样的一种圣洁的情怀，鼓舞我们东方人努力攀登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

就像我们开发建设中的浦东一样：“海纳百川”。有人说，我们东方是“移民医院”。不错！特别是近十年来，一大批医学精英从世界各地、祖国各地奔向东方。他们中大部分放弃了

原来优越的待遇，追随改革开放的“龙头”而来，他们是龙的优秀传人。海外归来的“东方之子”，与国际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大都是东方各学科的带头人，各学科与国际“接轨”便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东方医学走向世界也就有了“绿色通道”。因此，建设一个大都市国际化的医院不单是院领导集体的目标，也是全院东方人的共同追求；我们东方排山倒海的前行力量也就这样形成。

正是由于一大批“海归”的凝聚，我们东方的“中德心脏研究所中心”、“中法泌尿合作项目中心”、“中日森茂诊所”、“中美国际医院”等等组成的一个“联合国”式的医学服务体系已在初具规模。东方的患者不出国门，便可享受国际的先进医疗，这一切，不也正体现我们东方人对患者的大爱。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座“移民医院”的人才虽然是来自五洲四海，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学养、习惯等，但彼此之间互相尊重，可以无障碍沟通，“老东方”与“新东方”，老浦东与新上海，海归与本土，互相尊重，互学互助，资源优化组合，联手创造了一个个东方的医学奇迹。在《东方之恋》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东方人作为“移民医院”所特有的坦白襟怀与大度谦和，造就了东方有利于人才辈出、大显身手的和谐医学氛围。

古往今来，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难免“文人相轻”。而今东方，却是“文人相亲”。《东方之恋》中不少作品勾勒的上下左右的相互亲善关系，情同家人，亲如手足，在同一目标下集聚的团队，其能量攻无不克。今年11月份，我们东方人万事俱备，自信地接受了一次“三甲综合医院评审”，这预示着东方人共同奋斗的理想将要实现，几代东方人将“梦想成真”。

这本书里有不少篇章来自院外。作者多半是普通市民，他

们曾作为医疗对象走进东方，其中有不少已成为东方的义工。他们既是东方大爱精神哺育的“受惠者”，又是东方大爱精神的传播者。在此，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写作是一个高度自觉的行为，行政命令逼不出好作品，特别是浓浓情意的表露，就象乐圣贝多芬所言“蕴蓄得快要溢出来”，才能成就一篇好作品。这本《东方之恋》中的60篇作品，作者遍布全院各科各部门，有“老东方”，也有“新东方”，有医生，也有护士，有博士生导师，也有食堂炊事员，有院领导，也有普通员工，整本书犹如全院员工演奏的一部生命交响诗，奏响了东方精神文化的壮丽诗篇。在此，请允许我以院长的身份，向《东方之恋》的全体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是你们让东方90年铸造的精神文化形象得以集中展现，并为我们东方在更高的起点上再创辉煌，提供生动范例与精神动力。

我们东方人激荡在《东方之恋》这本纪念文选中热爱祖国、对人类医学事业的忠诚、海纳百川的情怀等，已提供了东方今后立足于国际医学平台的精神准备。这样一支具有东方文化品格的医学团队，是我们东方医院90年建设发展的最重要的财富。作为院长，我为拥有这样一支优秀团队而自豪，而光荣。

最后，我想用烁渊作词、陆在易作曲的东方医院的院歌的《爱在东方》来表达我对东方医院精神的诠释：

在那漫长沉静的夜晚，
最早升起曙光的是东方；
在那冰封雪压的世界，
最先天地回暖的是东方。
啊！东方，我们的心，
是划破笼罩生命黑暗的阳光啊！



东方，我们的爱，
是驱散人间严寒的春风，荡漾。
啊！爱在东方，爱在东方，
你是温暖的春风，
你是永远的阳光。
啊！爱在东方，爱在东方。
你是温暖的春风，
你是永远的阳光。

目录

前言 / 刘中民

再生之约

“来吧！四方的朋友们！黄浦江水吟唱着流到陆家嘴金融区，同一片蓝天下，周边林立的银行和证券大厦时刻进行着财富的运作，我们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大楼日复一日演示着生死的悲喜。建院90周年，该有多少关于生命的故事？故事里有多少再生之约？”

- 1 永不消逝的记忆 / 唐国良
- 2 道所在而缘亦随 / 吴超
- 3 大爱·大师 / 赵中辛
- 4 再生之约 / 徐晓云
- 5 老少两代情 / 王文玉
- 6 你是我的母亲 / 杨文忠
- 7 朝阳般的年华 / 黄懿
- 8 老浦东说 / 胡海根
- 9 往事 / 梁永杰
- 10 我的医院我的科 / 林研
- 11 守望 / 康文萍
- 12 星光灿烂 / 曹琪
- 13 在水一方 / 陈嘉龙
- 14 枫 / 陈嘉龙

刘中民

作者为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亚太灾害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胸血管外科分会委员、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编委、《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副总编辑。



是谁，敲打我的门窗

“喜马拉雅山上的珠穆朗玛峰天天都摆在西藏，看起来天天都可以攀登，其实不是，要看天气：风速是不是太大？天空是不是晴朗？温度是不是过低？积雪会不会崩塌？瞄准了一次机会，等到了一个好日子，才可以攀登，错过了那几天，只能退回营地，半途而废。人的一生要想不断上进，就好比爬坡登顶，能够攀登的机会其实不是很多，只有碰到了机遇，并且牢牢抓住机会，才能成功。”

- 1 永不消逝的记忆 / 唐国良
- 2 道所在而缘亦随 / 吴超
- 3 大爱·大师 / 赵中辛
- 4 再生之约 / 徐晓云
- 5 老少两代情 / 王文玉
- 6 你是我的母亲 / 杨文忠
- 7 朝阳般的年华 / 黄懿
- 8 老浦东说 / 胡海根
- 9 往事 / 梁永杰
- 10 我的医院我的科 / 林研
- 11 守望 / 康文萍
- 12 星光灿烂 / 曹琪
- 13 在水一方 / 陈嘉龙
- 14 枫 / 陈嘉龙

梦回草坡

“离开草坡乡的当天，我坐在即将起飞的直升飞机里，脸贴着机窗玻璃向着送行的人们，张着大嘴嚎啕大哭，样子难看极了。哭得像个孩子，那一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救灾回来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语言常常失去了功能，我竟然象孩子那样喜欢用眼泪表达心情……”

- 1 永不消逝的记忆 / 唐国良
- 2 道所在而缘亦随 / 吴超
- 3 大爱·大师 / 赵中辛
- 4 再生之约 / 徐晓云

- 5 老少两代情 / 王文玉
- 6 你是我的母亲 / 杨文忠
- 7 朝阳般的年华 / 黄懿
- 8 老浦东说 / 胡海根
- 9 往事 / 梁永杰
- 10 我的医院我的科 / 林研
- 11 守望 / 康文萍
- 12 星光灿烂 / 曹琪
- 13 在水一方 / 陈嘉龙
- 14 枫 / 陈嘉龙

向来痴，从此醉

“前方，是东方的前辈们期许的目光。是什么赋予了我绝大多数同龄人所没有的人生体验？毫无疑问，是东方。正是这个同样承载着追求成功和生命意义双重职责的伟大领航者，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引领着一批又一批的东方人追逐着成功，更践行着作为医务工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求索。”

- 1 永不消逝的记忆 / 唐国良
- 2 道所在而缘亦随 / 吴超
- 3 大爱·大师 / 赵中辛
- 4 再生之约 / 徐晓云
- 5 老少两代情 / 王文玉
- 6 你是我的母亲 / 杨文忠
- 7 朝阳般的年华 / 黄懿
- 8 老浦东说 / 胡海根
- 9 往事 / 梁永杰
- 10 我的医院我的科 / 林研
- 11 守望 / 康文萍
- 12 星光灿烂 / 曹琪
- 13 在水一方 / 陈嘉龙
- 14 枫 / 陈嘉龙

未看见你飞翔的翅膀

“我可爱的天使，我从未看见你的翅膀。我只看见，在这太阳升起的东方，任日月轮回，任季节变换。你走在疾病与健康、死亡与新生这条生命道路的两旁，同情在左爱在右，一路前行一路撒种，将一腔仁爱薪火相传，装点无比壮丽的东方！”

- 1 永不消逝的记忆 / 唐国良
- 2 道所在而缘亦随 / 吴超
- 3 大爱·大师 / 赵中辛
- 4 再生之约 / 徐晓云
- 5 老少两代情 / 王文玉
- 6 你是我的母亲 / 杨文忠
- 7 朝阳般的年华 / 黄懿
- 8 老浦东说 / 胡海根
- 9 往事 / 梁永杰
- 10 我的医院我的科 / 林研
- 11 守望 / 康文萍
- 12 星光灿烂 / 曹琪
- 13 在水一方 / 陈嘉龙
- 14 枫 / 陈嘉龙

后记 / 烁渊

再生之约

Zai sheng zhi yue

“来吧！四方的朋友们！黄浦江水吟唱着流到陆家嘴金融区，同一片蓝天下，周边林立的银行和证券大厦时刻进行着财富的运作，我们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大楼日复一日演示着生死的悲喜，建院90周年，该有多少关于生命的故事？故事里有多少再生之约？”

——徐晓云



永不消失的记忆

唐国良

上海市东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
上海市东方医院外科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既不是看病求医，也不是探望住院的亲朋好友，而是手拿碗筷到医院员工食堂吃午饭。

那还是1992年11月下旬的事情。当时浦东新区即将成立，我被抽调到浦东大道141号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简称“浦开办”）工作。受客观环境的制约，“浦开办”只是一个办公场所，没有供工作人员用餐的食堂。从市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每天中午都要自备碗筷到医院食堂用餐。当我第一次手拿餐具走进医院，穿过拥挤嘈杂的门诊大厅，到三楼食堂与医院员工一起排队，买好饭菜然后在同样拥挤的食堂内寻找空位用餐，前后需化半个多小时。

第一次进东方医院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晃16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难以忘怀。

而我真正了解东方医院，是在2004年下半年编写《百年浦东同乡会》一书时。浦东同乡会是一个曾对上海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乡邦团体，其前身是成立于1905年的浦东同人会。为了发掘整理同乡会的珍贵史料，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到市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等单位，翻开沉睡多年的历史档案，寻觅封尘已久的过去。在收集到的大量史料中，无意中发现了众多有关浦东医院的历史资料。经

分析整理后了解到，创建于1920年的浦东医院，是由一群爱国实业家和社会名流捐资创办的。我在编辑同乡会一书的同时，有缘看到了医院第一任院长陈桂春、第二任院长王一亭，以及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杜月笙等人士在开创时期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看到了医院86年曲折历程的文化底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浦东医院的历史，并从中得到发展和启迪，《百年浦东同乡会》一书中还专门收录了一篇文章，题为《从浦东医院到东方医院》，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

2006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一阵突如其来的腹痛把我送进了东方医院。经诊断后明确需住院手术。东方医院成了我平生第一次住院的地方，看来也是命运把我与这座历史悠久的医院联系在一起。我想，工作了45年，退休还不到2年，正满怀激情要为浦东文史工作多做些事情，现在突然要住院，而且又不是一般的毛病，其心情可想而知，极其伤感。当我进了病房，周围是一群素不相识的病人，头脑中出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平常人不会也不愿去思考的问题，苦闷，心情烦躁，晚上无法入睡，白天在家人面前还要装作无所事事，免得带来更大的压力。

此时此刻，是医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给了我勇气，给了我信心。反复商讨的手术方案，卢爱国主任、屠护士长等一次次热情的问候，看似平凡却给了我温馨感觉的一举一动，无不给我留下深刻

的记忆。记得第二次化疗时，由于药物反应长时间不停地打嗝，凌老师等护士专门找了2个塑料袋，教我对着塑料袋呼吸，以减缓打嗝病状。一次半夜感冒，无法入睡，护士小黄专门帮我到其他病区寻找感冒药；每次化疗结束前，护士小顾、小张都提前帮我到药房领取回家服用的中、西药……一件件小事，非常朴实，出自内心的真诚笑容，不仅给了我与病魔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也鼓励我带病坚持文史研究。2007年3月，集中体现浦东历史地名文化的《浦东老地名》(上册)在我住院期间正式出版了。当我手捧多年努力的成果，首先想到给了我温暖、健康和勇气的东方医院医生、护士，他们理应共同分享这一喜悦。

6个月的化疗很快结束了。与医院的不少医生、护士也熟了，他们不仅把我当作住过院的病人，也是忘年交的朋友。有时见面时还问：“唐老师，最近又写什么好书了？”并嘱咐“别忘了定期来检查！”、“一定要有乐观开朗的心情。”是的，患难中的友谊值得格外珍惜。我想，只要我身体允许，定会与一群热爱文史工作的朋友把浦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掘好、整理好，有如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加工成美丽无比的项链。同样，我也不会忘记东方医院的医护情谊，不会忘记我身边的平凡力量，他们是我受益匪浅的学习榜样，是永远不会从我心头消失的难忘记忆。



道所在而缘亦随

吴超

吴昌硕第四代后人

乙酉年金秋，我应加拿大温哥华文化中心之诚邀，在温哥华办展时见到了旅加画家王一亭先生*文孙王忠荣先生。王忠荣先生身材魁梧，面色红润。长相酷似王一亭先生。其父为王季眉先生。据悉，王忠荣先生得知我要赴加办展的消息十分高兴，于开展当日不顾自己已83岁高龄，自行驾车早早来到展厅等候。当我们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时，近百年前由祖上吴昌硕和王一亭先生缔交、长期盛赞于艺坛的吴王两门之缘又得到了续接，当时被在场的加拿大朋友们称为百年握手。饮水思源。当我们作为续缘的手紧紧相握之际，自然而然地缅怀吴昌硕先生和王一亭先生。

吴昌硕*与王一亭两位艺术大师相识于上世纪一十年代。当时上海画坛比较活跃，清朝末期，以汇集沪上书画家的海上题襟馆成立。宣统元年（1909年）由钱慰安、高邕、吴昌硕、倪墨耕等海上著名书画家组织发起的上海豫园书画善会又相继告成，以书画筹善款赈济受灾民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王一亭先生当时作为颇有声望的慈善家和画家也积极参与善会事宜。然作为题襟馆及善会重要角色的吴昌硕因远居苏州，两地信息及交通的不便给昌硕先生及时参加上海画坛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同样一定程度影响了海上画坛的发展。

王一亭先生对缶翁艺术十分崇敬，也十分看重缶门艺术对海上画坛的发展的重要性，故多次信致苏州，动员昌硕先生来沪定居，以推动海上艺坛的发展。

辛亥年（1911）秋，应王一亭先生及其他多位有影响的海上名家多次诚邀，68岁的吴昌硕自苏州移家来沪，自此起昌硕先生也开始深交了王一亭。

王一亭字王震，早年虽经商却酷爱书画，曾随任伯年先生学画。据徐悲鸿所述：“一亭翁自言：早年习商，居近一裱画肆，因得常见伯年画而爱之，辄仿其作，一日为伯年所见，蒙其奖誉，遂自述私淑诚，伯年纳为弟子焉。”据1921年缶翁为一亭写传曰《白龙山人传》称：“余于辛亥秋囊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为人豪迈，相与交谈，若和风之拂几席者，其书画用笔雄厚，醇茂之处，更寓虚灵，天池复堂不是过也。……性好佛，乐施于人，有急难乞之者，靡不周给，四方多难，灾害频仍，沪上公盖善诸会，纷如林立，山人以普济群生为己任，辄有筹议，必首先慨解囊金为诸公倡，更为筹募以期多多盖善，无倦容无吝色。山人奉母维谨，曾筑梓园以居之，晨昏定省，犹孺慕也。……山人以家累，经商于沪，外虽扰扰，而内则寂寂。暇即书画，布置结构似不甚思索者而天然高雅，咨然于缣素间。世以有商目山人，其人乃失之乎识山人矣！……”昌硕先生在此文中已从艺、善、孝。德诸方面给予极高评价，然此赞誉确不过分。笔者作为缶翁后裔，自懂事起，即知道做人要学一亭公之家训。幼时常听祖父谈起任伯年、蒲作英、王一亭。当时家中藏品中也多此三公之作品。祖父吴东迈和家父吴长邨谈起王一亭先生总油然而生敬态。幼时曾经常听祖父讲：做人要学王一亭。曾听父辈说起过，上世纪初先曾祖昌硕公本全家居苏州，因王一亭先生及其他著名画家相邀驻沪以便重振海上题襟馆，曾祖昌硕公才举家迁沪，缶公初来沪时，尚有担心，因上海开销较大，而鬻画尚为未知，所以将自己的画室铭“去驻随缘室”。初来上海先偕夫人借居老友王绶山的浦东寓所。儿子东迈全家赁房于吴淞，照顾甚为不便。而当时一亭先生寓浦东周浦，经常来缶翁

处嘘寒问暖，并大力向外宣传推崇缶公作品，介绍不少日本友人及客户，在经济上给予很大支持。当时一亭先生还未置梓园，后又迁居于闸北绍兴会馆近处，为更好照顾好缶公，他在迁居闸北的同时即缶公七十岁时为缶公选租了近于自宅的闸北亲戚家新造房子（即吉庆里12号）。吉庆里房子为三上三下石库门房，房子较宽敞，子东迈也携全家同居于此。一门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自此昌硕先生开始了在上海的安度晚年生活。

当时一亭先生因师从任伯年多年，有相当造诣。但出于对缶公极其崇拜，于当年投拜门下称弟子。侍缶公如侍父，几乎天天来缶府问候学艺。缶公外出亦常伴左右，并数十年如一日精心竭力地推动昌硕艺术在国际艺坛的影响和地位。在他的努力下吴昌硕艺术开始影响东瀛，就在昌硕先生自刻《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当年，由日本田中庆太郎首刊《昌硕画存》问世。后2年，即吴昌硕71岁秋，由日人白石鹿叟发起，王一亭先生大力参与，吴昌硕先生的首次个人书画展在虹口六三花园上翦松楼成功举办。自此也奠定了昌硕先生作为海上艺坛盟主的地位。

因一亭先生对缶公的精心致极，其艺术品人品也深为缶公及其家庭赏识。自现有的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昌硕先生为王一亭先生画作题款且评价都很高，而从款词上则从未见称一亭先生为弟子或仁棣，而常见的却是称谓“一亭先生”。有这样一件事，任伯年先生去世后，家里发现其生前留下了不少半成品，如竹枝巨石等。在任先生去世后的20年后的甲寅年秋日，任先生千金任雨华拿了两张任先生半成品画去拜访王一亭先生，一张墨竹送一亭先生留念，另一张竹石图请一亭先生续笔补成。一亭先生不久便将两张画都补成了，竹石图补成了花鸟竹石图，另一张墨竹图却添上了当空皓月和缶翁肖像转赠昌硕先生并题：“修竹数竿任先生遗画，[风习习，亟貌缶翁于其中，距先生落墨时已廿易寒暑矣，回首师门，清泪盈睫。甲寅秋七月客春申浦上王震谨记。”并请缶公在上题辞，缶翁在一亭先生补成的竹石花鸟图上题曰：“竹石为任山阴所作，雨华女士珍重乃翁遗墨乞一亭王君续成之缀以牵牛花栖以水鹑鸪，点错生动，

后先如出一手，出蓝之誉信不虚也。展读钦佩为书数语，甲寅秋吴昌硕老缶。”缶公于另墨竹肖像图上题了自作五言诗后又书：“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予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甲寅秋月老缶题记时年七十有一。”自上述缶公所题可以清楚地看到缶公对一亭先生艺术的认可，对一亭先生也以好友相待。即使一亭先生向缶公提了门生帖子后还是视一亭为朋友，并予以绝对信任和支持。

家父曾提到过缶公售画得银，除家用开销外即托王一亭储以钱庄，然此事除缶公自己外唯一亭先生一人知晓。然一亭先生账目笔笔清楚。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为赈济日本灾民，一亭先生亲自担任“日灾义赈会”并率先出资十万以捐购物品，还大力呼吁各方认捐助日救灾，昌硕先生闻之十分支持，也即让一亭从自己账上提款数万银元认捐购物，因昌硕先生的加入，短短数日便筹得银元数十万，购得大米950包、面粉2万袋及其他食品衣物，于当月12日便运抵神户。10月又组织了两船救灾物品并亲自随船赴日。昌硕先生也命儿子东迈作代表随一亭同船赴日，以示慰问。当时同船赴日慰问的还有狄楚青、周湘云等人。'当年王一亭先生以佛教协会会长名义铸造的以慰于震灾中亡灵的“幽冥钟”至今还祭祀在东京慰灵堂。时逢每年9月1日，日本各界还聚于钟前举行震灾纪念，世代代感谢以吴昌硕王一亭先生等助日赈灾的贡献。

一亭先生在当时声望很高，但他做人很低调，为人极好，好善乐施，被人称为“王菩萨”。他57岁时摄有一照，照片上自题一诗也很形象地表达了他的为人准则：“还将言行问心田，叹息光阴负昔年，常作低眸无我相，不教昂首向人前。”照片缶公也为题之：“低眉学参禅，寿相成为我，我与我周璇，笑骂任他可。一亭先生正题癸亥冬吴昌硕年八十。”一亭公59岁时所作的诗更体现了他的佛心：“行年五十九，是非不挂口，念佛唯一心，我心佛心否。”

一亭先生的为人德行众口皆碑。有一事我也常听父亲谈到，因曾祖父生前储款数目去向从不告人，故曾祖父去世后其存款方向及数目家人全然不知。当时有人也乘机赖画款赖借款，然与此鲜成对

照的是一亭先生及时公开了昌硕先生在其处的存折，并将其存款带息27万银元悉数交于东迈。岳公生前存有如此巨款也令东迈公大吃一惊，因在当时27万银元简直是个天文数。这件事后也久为我吴门家教德行之楷模范例。为发扬岳公艺术，东迈公也决然将一亭先生交予的这笔款项创办了昌明艺校，并请王一亭先生出任校长，自任副校长。此学校后为美术界培养了不少人材。

同样，王一亭先生节气也令世人敬佩，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反清，后又反对袁世凯称帝。因商贸往来，他日本朋友很多，然当数年后日本以怨报德大肆侵略我国东三省时，他与殷铸夫、钱瘦铁、胡祖舜、孙雪泥、汪亚尘等组织书画展义卖，以捐助浴血抗敌的东北义勇军。当上海沦陷时，他拒当汉奸，出走香港，坚持了中国艺坛大家铮铮骨气，于此多有资料，笔者在此不多叙述了。

以上谈到王一亭先生对岳老极其敬重，因一亭先生为人和善，名德甚高，同样赢得了吴岳老及全家及后几代人对一亭先生尊重。即是一亭先生身后我们两家后人来往还很密切，相互提携数十年。解放初期，“左”风盛行，已去世十多年的王一亭先生也受到了不公正评价，并殃及其公子王季眉先生。在王季眉先生申请入画院未准、生活困难情况下，我祖父东迈公力陈王一亭先生之业绩，并竭力推荐季眉先生加入了文史馆，保证了他的生活来源。

也因岳门和王门相互的尊重，故我们两家后辈对彼此长辈称呼也很有趣。据父亲讲一亭先生携子女来拜见昌硕先生时要子女称岳翁为公公（即祖父辈）。然我祖父东迈公则称一亭先生为叔叔。而我父亲长邨也称一亭先生为公公。这次我赴加拿大，与一亭先生文孙王忠荣相聚，然他谈到我祖父时还是称东迈公公，同样我称王季眉先生也为季眉公公。虽于外人看来辈分不清，然此情义数代相续，也真可为艺坛传世之难能可贵的佳话。

* 王一亭先生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前身浦东医院的第二任院长；吴昌硕先生为浦东医院创始人之一。

大爱·大师

赵中辛

上海市东方医院外科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2010年仲秋，去武汉参加中德医师医学第22届年会，我又回到了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原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这所学校就是同济大学的前身，100年前由德国医生宝隆先生在上海创建的“同济医学堂”。我去看望一位老师罗懿（Loni）教授。她是一位德国人，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46年，

罗懿老师随丈夫裘法祖先生从德国慕尼黑回到中国上海，裘法祖先生以“学成回国”，践行了对祖国母亲的大爱；而罗懿老师则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与这个大爱连在了一起。他们俩是同济的骄傲，也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中一对传奇式人物，因为对中德友谊和德中医学交流作出的特殊贡献，德中医学会分别授予他们俩各一枚宝隆纪念章。

据说，罗懿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她签发了中国护照。1963年，罗懿老师带着这本护照回德国探望父母，当时两德尚未合并，通过东德海关时曾引起了一阵惊奇和骚动。有人说正是罗懿老师的大爱，成就了裘法祖先生大家的一生。整整一个甲子，不论中国有多困难，不论先生身处何种境地之中，罗懿老师都没动摇过，总是站在丈夫一边，顺境中的鼓励，逆境中的安慰，彷徨中的鞭策，无疑都化作了巨大的力量，充满了他们传奇的人生。

数十年前，我有幸在裘法祖院士、夏穗生教授领导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学习。从那时起，我与同济结下了不解之缘。课余，时而去裘老家中请教，每次都能见到罗懿老师，一杯上好的龙井清茶，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谈笑之间，裘老的音容笑貌，夫人睿智慈祥的目光，令人终身难忘。

裘老与夫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同济院内的一段佳话。1940年，他们在德国慕尼黑施瓦宾医院一见钟情。据说是裘老的主动出击和执着，争得了年方18岁的德国姑娘的芳心。上个世纪50年代初，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武汉，裘老任附属同济医院的外科主任。当时的武汉外国人尚少，他们俩手挽手在校园散步成为学校一景。据说，有一次一位小姑娘跑过来要触摸罗懿老师的腿，以确定她是否穿了袜子。其实，当时罗懿老师穿的是进口透明丝袜，看起来像没有穿袜子一样！裘老对夫人的爱是浪漫而又持久的。1958年举家从上海迁到武汉，每天手术结束，不管多累、不管多晚，离家50米，裘老便会吹响“5-3-1、5-3-1”的口哨，夫人会立刻从窗口探出身子，向他挥手表示欢迎。裘老生前曾多次骄傲地说：所有明星都没有他夫人漂亮，疼爱之心溢于言表。

记得那是2001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刚回到家里，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对方传来熟悉的声音：“中辛，我是裘法祖。”“您好！您好！裘老！”我兴奋而又急切地回答。几句寒暄之后，裘老直截了当地说：“我最近参加了母校同济大学的校庆，看到母校恢复了医学院很是高兴。但这所医学院资源还比较缺乏，特别是缺少综合性的附属医院。大学领导希望我再回上海母校，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人。你们东方医院地处浦东，有新区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又聚集了一批中青年专家，把它作为同济大学的附属医院你看怎样？”“好啊！”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又有一点忐忑不安：“还要看我们院领导的意见。”我又补充了一句。裘老坚定地回答：“从长远看加入同济大学系列，对于东方的医、教、研全面提升和发展十分有利。你把院领导的电话告诉我，我来去说。新区的领导我也可以帮助去做工作。”我立即将刘中民院长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裘老。他做了记录

并重复数遍以确认无误。当晚裘老就与刘院长通了电话，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刘院长当场就允诺同意！

在裘老的牵线搭桥之下，同济大学吴启迪校长、浦东新区周禹鹏书记、医学院谢培莉院长以及东方医院的领导和主任们一拍即合，大家都十分乐意去办此事，纷纷开始行动操办东方进入同济的大事。在这以后的半年之中，裘老曾经两次到上海，每次都邀刘院长和我去面谈，主题当然是东方进同济的事宜。询问事情的进展，了解还有什么困难，并当场亲自电话协调解决，言行举止之中对母校的挚爱、对东方的关心期盼可见一斑。如此，在上海市政府、新区领导、同济大学领导、东方医院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半年，2001年12月28日，东方医院正式挂牌成了同济大学的附属医院！记得挂牌当天，吴启迪校长主持仪式，李国豪院士、周禹鹏副市长揭牌，裘老不顾84岁高龄，由武汉同济医院陈实教授陪同，亲临我院指导，和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裘老生前曾深情地说过：“我有三个母亲：一个是养育我的母亲，一个是培养我的母校，一个是我可爱的祖国。”“做人、做事、做文章”，实实在在的一生。裘老忠诚无私地报效了他的“三个母亲”，堪称一代楷模。

十年风雨兼程，在同济大学这个平台上，东方医院发展的速度更加快了！可是，敬爱的裘老却于2008年6月14日离我们而去！呜呼！哀哉！逝者如斯夫。但我们可以告慰裘老在天之灵的是：当年他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上海东方医院已经能胜任高等医学院校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国外留学生等各个层次的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上乘，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附属医院。十年种树，百年育人，东方培养的医学桃李已走向了上海、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再生之约



徐晓云

上海市东方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黄浦江水吟唱着流过东方，生命的信任和大爱如江流向东，生命的惊险和再生如浪花激荡，建院90周年，该有多少关于生命的故事？

2000年春夏间，我到东方医院工作的第3个年头，莫名其妙地患了无痛性胃出血，两次胃镜和包括肿瘤指标在内的各项检查，均未见异常。出血似乎时有时无，势成迁延。一天傍晚，突然在家大出血，救护车拉到医院，已是奄奄一息。救护车一到，朦胧中看到科里的医生们围了过来，晓波跳上救护车，举着输液瓶，俯身焦灼地叫我，我记得自己还迷迷糊糊问了一句：“晓波，你们怎么还在医院？”有人喊：“血压测不出了！”接着是老高的沙哑男声：“加压，输液快一点！”后面的事就因意识丧失全无记忆了。

汇集事后听到的叙述，补记经过如下：刘中民院长迅速赶来指挥抢救，当时的医务科韩弘毅科长带着消化科韦庭炫主任医生也一同赶到，韦医生作急诊胃镜，竟然发现胃内一根小动脉在喷血。于是面临一个生死抉择：不手术，出血而死；手术，生命体征不平稳，很可能不能承受手术而死，正是外科医生常说的：有手术指征，没手术条件。刘院长决断紧急手术，急招普外科的阎波主任来主刀，病理科的王军臣主任紧急做病理。其间输血超过4000ml，全身的血

液几乎换了一遍。有人看见江薇医生为抢时间，等不及电梯，在楼道里奔跑着为我取血；稍后消化科刘菲主任也到了，捧着一本厚书，告诉大家我得的是罕见的Dieulafoy病，即胃血管畸形，来势凶猛，常被临床忽视危及生命。

所幸我得以转危为安。

抢救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家属要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才能进行有风险有创伤的检查治疗，如输血、麻醉、手术等。知情同意书上罗列所有可能发生的不幸和意外，这个过程耗时伤神，也有病家会质疑医院在推卸责任，转嫁风险。而同事告诉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老公这么爽的家属，不发一点声音，只管低头飞快签字。”问他，他正色道：“那种情况下，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声音，决不能有杂音。”我问：“你就一点不担心，万一哪里不对呢？”他答：“我又不懂医，能做的就是决定把你的命交给哪家医院。我选择了你工作的医院。救你的情景真的是让人挺敬佩，挺感动的。当时的气场就是使人信赖。”

经过这次真实地反串重危患者，静心地想一想：医学真的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和什么都可能发生艺术。那先天畸形的血管，在体内无声无形蛰伏半生，一再躲过胃镜侦探，一旦喷薄涌血，几乎不留生机。而那天参加抢救的人，下班后大都留在医院附近活动，简直就像为我待命。生死只在分秒之间，我和东方医院似有再生之约。其实，回顾从医生涯，起死回生的故事里，一环一环，犹如预设，步步引向再生，反之亦然。叹的是，保卫生命的战场上，没有硝烟，却有防不胜防的明枪暗箭，而世上没有死亡的解药、复活的法术，失败的结果，往往不能被接受。由此注定了医疗是高难度、高负荷、高风险的职业。职场共事犹如风雨同舟、打虎上阵。难得的是一个好医院，医生有拯救生命的英雄气概，团队有同心协力的战友情怀。

我无数次参加院长、副院长或医务科组织指挥的各种抢救，有心脑血管急症和产后大出血等等，被救者有本地普通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国外贵宾。更不必说，我作为神经内科主任和医生，与我

的团队共同经历了大大小小的生命抢险。无论春节国庆，无论白天黑夜，我们的手机全年全天候保持联系通畅，随时应招而至，节假日待命医院也是常事。当我们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对每一个疑难问题，每一个生命都不放过一线希望时，绝不会想着以得到什么物质回报为交易。我们顾虑的只会是医疗安全问题——那再生之约的预设之环。无论平时和特殊时期，我们的付出，不是所谓的微笑服务能够承载。杰出的医生，天赋献身激情，谱写精诚忘我的英雄交响；芸芸众医，“草色遥看近却无”，把奉献两字，演绎得如此真实，又如此平常。

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的2003年，中国医护人员的人道主义基因表达出感动世界的大爱。医生护士以身殉职，牺牲之重前所未有，成为抗击非典悲壮的主旋律。在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我和东方医院的同事们也曾冒着感染非典的风险履职，筑起抗击非典、保卫人民生命的重要防线。走过风雨回忆当年，又是别一样的再生之约。

那段时间，打开电视，每时每刻都在报告着诊断或疑似病例的数字，同时就是医生护士殉职的数字。令人揪心的是这数字还在增长。就在这个形势下，我接到命令：必须指派科里一名医生到发热门诊工作。

发热门诊，直接面对非典的潜在人群，大家心里都想到3个字：敢死队。大内科主任激动地说：应该给派到那里去的医生每人至少一万元。虽然生命无价，一万元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法实现。面对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我心里为难极了，派谁呢？也罢，国家有难，男儿当先。科里3位男医生，其中两位已结婚生子，儿子幼小，妻子是同行。他们也做了接受任务的心理准备。可我的脑海里却浮出了几天前的一个片段。

那是一个深夜，我从上海西区打的往浦东偏远的卫生院会诊，会诊目的是对可能的非典病人初步筛查诊治。非常时期，市民普遍谈非色变，对医院惧而远之。出租车司机“恐非”加上路不熟，在

离医院挺远时，就让我下了车，在暗影
印15.瘴转蝗说慕值郎
希 榷辩月业凶雷匪奥贰U傥保 只玥炆耍 睦模痰 | 遣U伺
榭霾缓茫裸幌氲降缙袄锺嵌慄拥纳惇簪 燧鞘被故侵醒 溟 菑藕
(19)悠荆 诘缙袄铄 序饰遥骸奥杪瑁 搅寺穉颗虏慌拢磕歉霾U耸
欠埤读穉磕慷岙桓衾胼穉肯胼杪琛 蔽业难劲嶂沼诱荒菟痰米
T诤嶙铜奈郎瑯海 晃灰缴塔叭欢埼荆骸捌涓滴颀且彩抢习雉昭剑

儿女情长影响到我的决定，我想到新员工李刚。李刚是中山医院毕业的硕士，聪明能干，是棵好苗子。他已被一家三甲医院接受，却改变主意来到这里，仿佛赴约这场生死考验。他当时还不在于编，如果被派去发热门诊，至少可以问一句为什么。派李刚的理由其实说不出口，想想也汗颜。就是因为他未婚，父母在山东，传染家人的风险小。还有，万一，单身总比……可他也是父母的独子，爷爷奶奶的宝贝孙子，当时也有了女朋友。我曾听科里的小医生议论：帅哥李刚，他的女朋友答应嫁给他了，他感恩得不得了。我们快要喝喜酒了。而今，我真该有这种指派的权力吗？我忐忑着下达任务，他是毅然作答：“主任，我去。”过一会，加一句：“别的没问题，就怕漏诊或误诊。”我嘱咐他，我们都没经验，只有硬着头皮上阵，要紧的是千万千万注意防护，保存自己。然后，他开始在医生办公室低头皱眉，转着圈子急急踱步，握着手机，几次举到耳边又放下。这副情态后来被科内笑侃为“李式焦虑步态”，而当时，却是人人不忍看。李刚现在德国留学，曾发回一家三口的异国风景照，照片上的小男孩十分可爱。李刚说有约东方，他会回来。

来吧！四方的朋友们！黄浦江水吟唱着流到陆家嘴金融区，同一片蓝天下，周边林立的银行和证券大厦时刻进行着财富的运作，我们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大楼日复一日演示着生死的悲喜，建院90周年，该有多少关于生命的故事？故事里有多少再生之约？我写出自己的故事，记下真实的人和事，让那些激起心灵浪花的历史，留痕东方院史，诠释生命的信任与大爱。

老少两代情

汪文玉

上海市东方医院皮肤科医师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在东方医院已经工作8年多了。不过，我跟东方的感情可远不止这8年。由于爷爷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与东方医院结缘，这份感情也早早就在心里发芽了。

爷爷是一位老八路，经历过革命年代的枪林弹雨，参加过建国后许多地方的建设工作，最后的岗位却是在上海浦东。所以我也有幸在浦东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闹点病也就免不了要往医院里跑。所去的医院就是东方的前身，那时还叫浦东中心医院，当时就已经是浦东最大的医院，而我就是他曾经的一个小病号。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一年生出了水痘，爷爷抱着我来到浦东中心医院，至今还记得当时医院的门口是条长长的马路，沿街摆了好多的水果摊，还有好看的花篮，马路的尽头是浦东工人文化宫，那里有我最爱吃的攒奶油。在挂号、排队、量体温之后，一位温和可亲的奶奶级医生给我做了诊断，定下了治疗方案。接着爷爷牵着我穿过了一条走廊，在一个亭子间样的地方划价配药，完了又去了另一个小楼，在哭成堆的孩子当中，我很坚强地打完了针。之后几天里我吃着蓝色、红色的药水，身上还涂着当年相当盛行的紫药水。

那次生病，让我记住了和蔼的、花白头发、皮肤很好的老奶奶



医生，戴着口罩、露出漂亮眼睛的护士姐姐，医院里闹哄哄的小孩子们，还有医院里像亭子一样的小房子，秀气的古朴小楼，以及不远处江风送来的船鸣声和浦东公园里青青花草的气息。当然还有好吃的水果和攒奶油。那经历就像是一次快乐的历险，记忆虽然已经久远，但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东方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美好。

此后我一天天长，看着浦东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春风吹暖了每个人的心，腾飞的号角更是在浦东这块热土上嘹亮地高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中心医院正式更名为东方医院。爷爷也在此刻发挥余热，当上了东方医院的行风监督员。

每一次看到爷爷精神抖擞、目光如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在东方医院的所见所闻，我就发现，爷爷找回了他年轻时的朝气蓬勃。东方医院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爷爷平淡的离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东方医院要请法国设计师建造新大楼了”、“东方医院招募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很多留学海外的精英们加入东方，成为学科带头人”了”。虽然此时我已住回浦西，正处在紧张的高中生涯，但爷爷带回家的动人信息让我这个正在备战高考、无暇现场目睹的人也似乎感受到了东方医院这股子建设的热情劲。东方在我心头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也许正是由于与东方的缘分，后来我选择了医科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东方医院，成为了一名东方的医生。此时的东方已不再是儿时生病的寄托，它已成为我步入社会的一个起点，在这里我将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岁月无情，但留给记忆的却总是美好片段。记得8年前我在东方报到那天，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爷爷曾不止一次提起的新大楼。宽敞的大厅，明亮的诊室，舒适的病房，挺刮别致的制服，超前时尚的扶手电梯，精巧的装修细节，典雅的大厅过道灯，给了我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以至于在边走边看时居然在大楼里迷路而一时找不到方向。此时的东方在我心里既熟悉又陌生。

自我开始在东方工作，爷爷的身体也一天天不如以前硬朗了。但他还是时常过来，带着他引以为傲的工作证，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每当发现些新的变化，看到些改进的布局，他就会来告诉我。当然每次也不忘教导我：东方医院建设得那么好，你要努力工作，要好好学习，要成为东方医院的栋梁。这些话无数遍地在我耳边响起，时刻提醒着我。

爷爷18岁离家参加革命，转战南北，一生的终点就在东方。直到爷爷离去，他对东方的浓浓情意，对浦东发展的丝丝牵挂，从没有减少过。

8年中，我谨记爷爷的教诲，从实习医师做起，勤勤恳恳，踏踏



实实，认认真真地对待工作和学习。虽然在行医路上有过失落，有过慌张，有过骄傲自负，有过不知所措，但8年的时光，我在东方学到了很多。每一个东方人都是我的良师，每一个来东方就诊的病患都是我的益友。我踏着东方的节奏不断进步，东方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

如今，东方迎来她90岁的生日，东方的新一轮建设也在热火朝天地展开。现在的东方是老一代东方人心血的结晶；未来的东方更需要我们这新一代人添砖加瓦，挥洒热情。我期盼着东方变得越发强大，越发繁荣，期盼着自己能为东方的发展奉献更大的力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又将有一次蜕变和升华，这次我将成为东方又一个腾飞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我想这也一定是爷爷对我的期望。

再生之约

徐晓云

上海市东方医院皮肤科医师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在东方医院已经工作8年多了。不过，我跟东方的感情可远不止这8年。由于爷爷的关系，我很早以前就与东方医院结缘，这份感情也早早就在心里发芽了。

爷爷是一位老八路，经历过革命年代的枪林弹雨，参加过建国后许多地方的建设工作，最后的岗位却是在上海浦东。所以我也有幸在浦东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闹点病也就免不了要往医院里跑。所去的医院就是东方的前身，那时还叫浦东中心医院，当时就已经是浦东最大的医院，而我就是他曾经的一个小病号。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一年生了水痘，爷爷抱着我来到浦东中心医院，至今还记得当时医院的门口是条长长的马路，沿街摆了好多的水果摊，还有好看的花篮，马路的尽头是浦东工人文化宫，那里有我最爱吃的攒奶油。在挂号、排队、量体温之后，一位温和可亲的奶奶级医生给我做了诊断，定下了治疗方案。接着爷爷牵着我穿过了一条走廊，在一个亭子间样的地方划价配药，完了又去了另一个小楼，在哭成堆的孩子当中，我很坚强地打完了针。之后几天里我吃着蓝色、红色的药水，身上还涂着当年相当盛行的紫药水。

那次生病，让我记住了和蔼的、花白头发、皮肤很好的老奶奶

医生，戴着口罩、露出漂亮眼睛的护士姐姐，医院里闹哄哄的小孩子们，还有医院里像亭子一样的小房子，秀气的古朴小楼，以及不远处江风送来的船鸣声和浦东公园里青青花草的气息。当然还有好吃的水果和攒奶油。那经历就像是一次快乐的历险，记忆虽然已经久远，但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东方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美好。

此后我一天天长大，看着浦东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春风吹暖了每个人的心，腾飞的号角更是在浦东这块热土上嘹亮地高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中心医院正式更名为东方医院。爷爷也在此刻发挥余热，当上了东方医院的行风监督员。

每一次看到爷爷精神抖擞、目光如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在东方医院的所见所闻，我就发现，爷爷找回了他年轻时的朝气蓬勃。东方医院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爷爷平淡的离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东方医院要请法国设计师建造新大楼了”、“东方医院招募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很多留学海外的精英们加入东方，成为学科带头人了”。虽然此时我已住回浦西，正处在紧张的高中生涯，但爷爷带回家的动人信息让我这个正在备战高考、无暇现场目睹的人也似乎感受到了东方医院这股子建设的热情劲。东方在我心头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也许正是由于与东方的缘分，后来我选择了医科大学。毕业后又来到了东方医院，成为了一名东方的医生。此时的东方已不再是儿时生病的寄托，它已成为我步入社会的一个起点，在这里我将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

岁月无情，但留给记忆却总是美好片段。记得8年前我在东方报到那天，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爷爷曾不止一次提起的新大楼。宽敞的大厅，明亮的诊室，舒适的病房，挺刮别致的制服，超前时尚的扶手电梯，精巧的装修细节，典雅的大厅过道灯，给了我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以至于在边走边看时居然在大楼里迷路而一时找不到方向。此时的东方在我心里既熟悉又陌生。

自我开始在东方工作，爷爷的身体也一天天不如以前硬朗了。但他还是时常过来，带着他引以为傲的工作证，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每当发现些新的变化，看到些改进的布局，他就会来告诉我。当然每次也不忘教导我：东方医院建设得那么好，你要努力工作，要好好学习，要成为东方医院的栋梁。这些话无数遍地在我耳边响起，时刻提醒着我。

爷爷18岁离家参加革命，转战南北，一生的终点就在东方。直到爷爷离去，他对东方的浓浓情意，对浦东发展的丝丝牵挂，从没有减少过。

8年中，我谨记爷爷的教诲，从实习医师做起，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认真地对待工作和学习。虽然在行医路上有过失落，有过慌张，有过骄傲自负，有过不知所措，但8年的时光，我在东方学到了很多。每一个东方人都是我的良师，每一个来东方就诊的病患都是我的益友。我踏着东方的节奏不断进步，东方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

如今，东方迎来她90岁的生日，东方的新一轮建设也在热火朝天地展开。现在的东方是老一代东方人心血的结晶；未来的东方更需要我们这新一代人添砖加瓦，挥洒热情。我期盼着东方变得越发强大，越发繁荣，期盼着自己能为东方的发展奉献更大的力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又将有一次蜕变和升华，这次我将成为东方又一个腾飞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我想这也一定是爷爷对我的期望。